

# 上卷

# 前話



1 花一樣的子宮，子宮中的菩薩。



2 蒲草、野蔥般的子宮，  
子宮中的老子。



3 菩薩降生時，玉兔、月亮  
和村人成了她的產床。



4 老子降生時，牛、烏鴉、日  
光下的草帽成了他的產床。



5 菩薩學爬時，枯樹竟然開花。



6 老子學爬時，枯樹居然發芽。



7 菩薩一生的第一個夢，夢到了蓮花和神獸。

8 老子一生的第一個夢，夢到了巨大的荷葉狀的樹葉和荒草。



9 菩薩能夠站立時，腳下是一片黑色和求助的手。

10 老子能夠站立時，感到天空、大地、森林都在他的腳下飛。





11 於是，菩薩再夢，就夢到她的未來了——



12 老子再夢，也夢到他的未來了——

# 01 雅慧

佛那麼信緣，像菩薩持信自己的手指樣。

可雅慧疑懷世上的物事，並非都為緣由所成。比如拔河，塵間裏以為有輸有贏，就像有黑有白樣。可若是兩教拔河，那就沒有黑白之界、輸贏之分了。佛教隊、道教隊、基督隊、天主隊，還有多為西北寧夏、甘肅的伊斯蘭，彼此相拔，死去活來，誰為贏？誰為輸？哪有什麼緣分可談。如同冬天和夏天打架般，本是一樁夠不着的事，走前隔春，後退有秋，可是神也有了糊塗了，把春秋兩好關在獄地裏，待冬夏兩烈走出輪迴之門後，就彼此撞在一界間，打得冷冷熱熱、難解難分，像輸的必入世之末日着，贏的方有來日之明光。

這次拔河賽，時值九月之末端。季在酷熱，人如沸煮，校園、街道和整個整個的北京城，都燉在九月深處了。佛隊裏穿黃色袈裟的光頭和尚們，每次拔河賽，都像一隊乞食行進的火炬樣。着灰色短褂、中褂的師父僧兄們，作為觀眾蹲在邊旁裏，頰面上沒有絲毫的虛空和愁容，連高僧大德們的臉，都喜得鼓鼓蕩蕩着，為贏的一方

鼓着掌，為輸的一方加着油，直到將輸的又把贏的拉回去，大家的忠信才又回到平靜裏，堅信了央掘摩羅<sup>1</sup>終是殺不死佛陀了。

這次拔河賽，是基督隊和天主隊。基督隊遴選五名信徒，天主隊也遴選五名信徒，他們身着背心、褲衩和能抓地的運動鞋。操場上好，紅色塑膠，粒粒顆顆黏在一塊兒，彈性如廚頭<sup>2</sup>那肉嘟嘟的臉。拔河場設在學校大操場上的羽毛球場內，天主隊在羽毛球場的東側上，基督隊在這西側岸，為了明示營陣之分別，組織賽程的貢主任，親自在羽毛球賽場的紅膠地上畫了白灰線。拔河賽就在這白線兩界酣戰着。這邊的基督徒，然絕不是一般教職的信徒們，不是教界裏的普通傳道員。他們一全是牧師，職稱都到大師了。天主教的信徒們，也不是一般的修士和修女，他們是神父。是神父才有資質參加這宗教高研班，才可以參加這大師拔河賽。其餘的，坐在羽毛球場邊的看客們，都是道長、方丈、主持和大阿訇，都是宗教界被稱為大師或準大師的人物們。

---

1 《佛陀傳》中最可怕的殺人犯，見中篇 53 節「終止內心的暴力」。(河南文藝出版社 2014 年版，越南國一行禪師著，何蕙儀譯)

2 廚頭為佛教寺廟中專門燒飯的廚師。

這是大師和大師的拔河賽，是神和神的賽，人和人的賽，神和人的賽。雅慧是作為看客出場的。作為看客她是不能不來的，這是學校宗教培訓中心創設的宗教共融課，是信眾學員就必須來參加。

於是就來了。

來了遲到了。

因為在宿寺房裏多剪了一會紙，對着鏡子又照了一會兒臉。路上又走着看着學校最高的樓，想這樓若是尼姑的庵房該多好；看着學校闊大簇新的圖書館，想這圖書館若是尼姑庵的藏經樓，該有多麼氣派和威勢。想着就笑了，腳下絆了路上的砂石頭，又盯着那幾塊砂石冥想到，昨天它把一個孩子絆倒了，今天它又絆了我，明天它將又會怎樣呢？於是去把那兩塊砂石從人行道上搬到一邊去，幾試竟然搬不動。一個年輕的道士過來幫了忙。他輕易搬起那石頭，朝着路邊走過去，怕砸了路邊地上的草，徑直把石頭搬到草地那邊無草無花的塵埃裏，回來她雙手合心阿彌陀佛感謝他，他竟沒用胸掌道禮回謝她，而是很入世地朝她露個鬼臉笑一笑。

「——不客氣，我叫顧明正。」

他竟這樣說。

這樣說着走掉了。

雅慧吃驚一個道家的，對她回禮不使用道禮和教語，竟那麼隨意庸俗着，於是惶惶立在路邊上，望着他的背影像望着一頁沒有註釋的經。後來她就沒有趕上拔河賽的開場式。到了賽場看見天主隊和基督隊，已經為河繩上的紅纓是在白線的這邊或那邊，爭得肉肌要從臉上掉下來，像爭耶穌和聖母，誰才是人和神之間真的最力中保樣。<sup>3</sup>

時是下午三點鐘，頭上的焰光正烈着，能看見光烈如混沌了的湯。人都在這光湯裏間煮沸着，呵哧呵哧的拔河聲，宛若從地心生出的悶雷樣。雅慧從羽毛球場邊的小門走進去，悄悄站到佛僧隊員們的最後邊，第一眼看見的，是看客高僧們一片的光頭和腦勺。有一個僧師頭髮花白了，髮茬像農人留在田野的麥茬地。將目光從那茬地越過去，看着坐在對面的天主隊的年輕神父們，和基督隊裏的牧師們，他們都在為自己的教友拔河鼓着掌，「加油！加油！」的呼喚聲，如競技場上的廝殺聲。

天過熱，地上聚裂着蒸騰汽。雅慧看一會，覺得臉頰被撕出了許多裂縫兒。汗從那裂隙流出來，經至胸前蠕蠕蟲爬一模樣。這時候，她抬頭朝天空的九月看了看，忽然覺得有一片樹蔭神話一樣飄在頭頂上，及至扭了頭，才看

---

3 傳遞上帝真言的人。